

# 梦回山口洋(四)

## 作者：夏明

妈弟弟妹妹……  
十年以后，1925年。

18岁的葵香亭亭玉立，出落得楚楚动人，她身材丰满匀称，眉清目秀，脸上总是堆着笑容，说话细声细气，待人接物很有礼貌，与家里所有人，包括佣人、花匠都能和谐相处，人缘很好。她把长发盘在脑后，精心卷成发髻，穿大花沙龙，配大花番人衫，脚踏黑色胶鞋，出外趿轻巧木屐，做什么事都心灵手巧，很得甲必丹夫妇喜欢。

赖菊清已经生下两个小孩，大的林元庆9岁了，小的林元烈也6岁了。只是赖菊清后来得了妇科病，到山口洋的教会医院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再也不能生育。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葵香带着元庆兄弟俩在湖边玩耍。元庆在另一边放风筝，风很给力，他边放线边往后退，风筝在空中得意的飘升，元庆得意忘形，退退退！跌落湖中！

“救命啊！救命啊！”元庆还没有学会游泳。

葵香听声，不慌不忙，安顿好元烈，从屋檐下扛起一条长竹篙奔向湖边，伸出竹篙叫元庆抓住，又跑去花园，叫马来族的男花匠，迅速把元

庆安全救起，众多佣人也七手八脚的给元庆换衣洗身，让吓得一身冷汗的元庆缓解过来。

甲必丹回来知道情况，买来一箩筐榴莲奖励葵香、花匠和众多佣人。

葵香除了服侍赖菊清，每天晚上还给甲必丹泡脚捶背，甲必丹希望有个女儿，对葵香很是喜欢，今天救了元庆一命，使他觉得葵香不慌不忙、临危不乱的样子更是可爱。

“我想把葵香收为义女，你说好不好？”当晚，林宗北征求老婆的意见。

赖菊清对于自己不能给甲必丹生个女儿，已经很内疚。但她对这个提议又有点醋意。

“你是不是有什么坏念头？”

“看你说的！我可是有更大的念头。林宗北瞪了菊清一眼：“眼下，是懂荷兰文的年轻人的天下，我鸡肠字不识一个，在政府里的前途不妙啊！我看好一个年轻人，将来把葵香许配给他，前途无量啊，我们家在政府里的地位就更加稳固啦。”

“是谁？你知道他家的底细吗？”

“我在荷华学校了解到，刘吉昌，今年20岁，是学校里

成绩最优秀的，很快就毕业了。我也去他们家了解过，他的爸爸刘石松，是广东河婆人，20多年前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来邦戛属下的昔加罗继承祖上置下的大片种植园，续弦后生下吉昌。刘石松很有眼光，早早就把吉昌送到山口洋荷华学校读书。”

赖菊清知道甲必丹在政府里有人脉，有些事说得上话，就同意了。

除夕晚餐会上，林宗北当着家人和家丁的面宣布把葵香收为义女，改姓林。今后，家丁都要听葵香的话，不得怠慢。

这个晚上，是葵香过番以来最值得庆幸的时候。她，一个蔡子坑的穷家女，竟然成为富贵人家的义女，真要感谢上苍的抬爱，感谢永生叔的带领，感谢甲必丹夫妇的培养，她庆幸自己不必去矿场做苦工，不必存钱赎身。她在床上翻来覆去，思念着家乡的番薯田、爸妈和弟妹，想着自己一路南来的所见所闻，憧憬着日后未知的生活。……她很想见到引路人永生叔叔。

葵香想见永生叔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

三月，林宗北夫妇带着葵香，让她

第一次乘汽车到山口洋，住在河婆街的皇后旅馆。正巧，蔡永生也在河婆街开了一间杂货铺，离皇后旅馆很近。林宗北乘坐的汽车来到，永生正给旅馆餐厅送货，不期而遇。

“啊哈！葵香长得那么漂亮啦！”永生一眼认出葵香。赶快走过去向甲必丹夫妇问安。

“生叔！生叔！”葵香惊喜得跑过来拉住生叔的手。甲必丹夫妇到旅馆看房间，永生拉着葵香到自家店铺，伊娜带着春来出来相见。

“哎哟！春来也长大了！”葵香抚摸着春来，高兴极了。

“我12岁了。”春来对葵香姐姐说。

“我永远记住生叔对我的好，带我来南洋，是你的恩德，伊娜叔母待我那么好，我是非常感谢的，希望以后我们常来常往。”

“葵香真有福气，来到南洋能成为富贵人家的义女，希望你不要忘记家乡，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回家乡看看，不要忘记乡情。”蔡永生对葵香寄予殷切的希望。

……

山口洋一行，让葵香的生活从此走上一段令人羡慕的旅程——

在甲必丹的光环

罩映下，很快完成了与刘吉昌的相亲的程序，到邦戛昔加罗拜见了刘石松家人，与刘吉昌订了婚。

刘吉昌从荷华学校毕业，在林宗北的斡旋下，被任命为红沙港村的公务员（老大）。

在甲必丹的精心安排下，刘吉昌与林葵香在皇后旅馆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新郎刘吉昌，中等身材，英俊潇洒，浓眉大耳，国字脸，两眼炯炯有神，穿笔挺的黑色西装，西装的上衣口袋插着白色手绢，白色衬衣鲜亮，系鲜红的领结，穿时髦的晶亮黑色皮鞋，态度和蔼可亲；新娘林葵香披白色婚纱，身高到新郎唇边，非常般配，脚穿黑色平跟皮鞋，手捧一束七彩鲜花，脸上略显腼腆，可能生平第一次面对那么多嘉宾，因为甲必丹和刘石松的众多友好亲朋都来捧场祝贺。春来作为伴娘，感到很骄傲。

蔡永生看到自己从蕉岭乡下带过来的小女孩有这么幸福的婚姻，感动得频频流下热泪。伊娜在一旁，流露出羡慕的神情。

山口洋由华人和荷兰人的后裔组成的管弦乐队，在皇后旅馆门口吹奏着欢乐的乐曲。